



國朝寶鑑
十五

肅宗朝
三

共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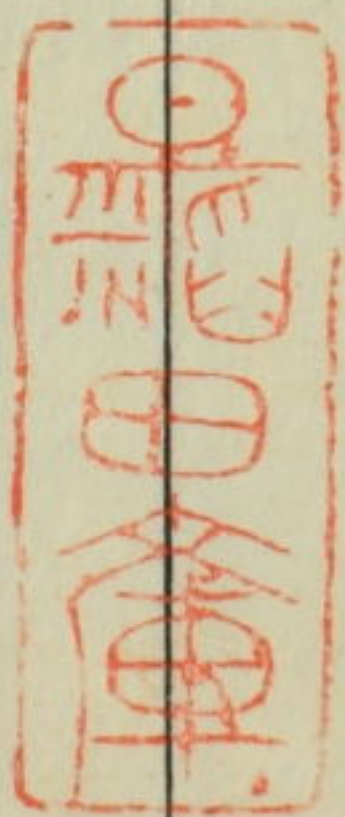
リ 6
3059
15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六

肅宗朝六



癸亥

九年春正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因戶曹判書尹堦言命停諸軍門所造月課軍器尚方貂皮之質內酒房酒米之供並依辛亥年例減半又除大殿別監之加出者八名減內圃十馬之加定者八匹省諸功臣嫡長之貢十五除勲府吏給料之規一年成均館柴炭價內醫院青大竹皆從量減蓋以年凶節省也○左議政閔鼎重賑恤提調閔維重戶曹

臣等竊以裁省稟定事請對以別單四件
進之掖庭隸屬以至各司料布物種多所裁
減維重等又請量減五軍門軍官及無軍將
官數濫者是後將臣等以為萬科後中外武
士官爵有限不能收用只望各軍門之收用
今若猝罷恐失其心命勿減令本軍門參半
給料維重等又以為湖南東伍自備鳥銃者
給復一結無銃者給五十負而庚戌裁減時
自備者減五十負無銃者除減矣蓋當初因
鳥銃之稀貴募令給復自備而今則京外所

打造者足可以分給給復之規宜一切革罷
上從之是後維重以湖西亦有此規又白罷
之維重又以新出身之分防西北者當此飢
荒主客俱弊並令依前例以米五石輸納江
都且濟用監提調例以戶曹察判兼帶而適
易頻數不能看檢下吏多有弄奸請別出提
調並從之維重曰湖南田結比上年所縮至
五萬餘結而稅豆既為全減稅米所當納不
過二萬一千餘石不若盡為蠲減以賑廳米
在本道者準此數上納尹堦曰正供不可全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一
二
減 上從堦言命半減以賑米移給○領府
事宋時烈詣闕上劄更申引年之請荅曰當
面諭安心入來仍命除肅拜入侍又命史官
引入小宦扶掖上殿 上曰卿之至懇予非
不知而但禮經係國安危者勿許休致卿以
先朝元老為士林所尊仰何可輕許乎○上
下哀痛之教于八路曰予以無德受 祖宗
遺民惠澤不及政令煩苛以致愁怨朋興民
心如此故上天昭監荐降凶歉式至今日民
將相率而填壑其強壯者則為盜賊而陷於

刑戮矣如此則國何以為國乎嗚呼將若之
何哉惟大小有職諸臣各盡其心各殫其力
惟煦濡懷保是務如救焚如拯溺活我呱呱
之赤子則 祖宗在天之靈豈不降監其勤
勞哉如此則福祿亦將及於子孫矣近來祿
俸甚薄為官者不足以仁其妻子又何暇而
及民哉然人各削其飲食不侈其衣服一切
以節約為心則亦不無容力之地凡我有職
諸臣只在視我民如視其子女而已大學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夫不能言

之赤子猶尚如此况能言之我民乎唐太宗假仁義尚詐力之君也然連值凶荒勤以撫之以致其民之不怨况祖宗之為政一以仁義為主諸臣之所學亦以詐力為恥今日事只在於以誠慤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已彼至愚而神之民亦豈不知詐偽與誠心哉咨爾方伯留守毋或安坐營中巡歷列邑一面與守令面議凡百一面見吏民曉諭朝家勤恤之意及予冲子哀痛切迫之心則庶幾不至於怨恨而逃散矣第念巡歷之際厨傳支

供反貽騷擾之弊須以單騎只率一二人勿率軍官則可無弊端矣予近閱古今荒政諸書朱子為浙東荒使也其門人所記有云公鈞訪民隱晝夜不倦至廢寢食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必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賣以行秋毫不及於州縣故所歷雖廣部內不知以此官吏夙夜戒勅常如使者壓境至有自引去者以故所活不知其幾萬其後朱子見孝宗孝宗迎謂曰浙東之勤勞朕所知之豈非今日所當法者乎至於兵水使守

令僉萬戶察訪權管別將各有所屬民兵率
伍各與共其辛苦常以民飢與同飢民死與
同死為心則豈不有相救之道耶予惟今日
致此罔極專由於予之否德中夜興歎臨食
忘飯所恃者惟有有職諸臣各盡心力而已
故敷心腹腎腸以告須體至意毋或怠慢事
諭于諸道監司兵水使留守守令僉萬戶察
訪權管別將又曰予以否德所為多有不善
以致天降之灾水旱風霜害爾嘉穀使爾無
辜之民飢困至此或玷於溝壑念之至此予

心若割而又無顏面臨於爾等之上也然事
已至此無可奈何惟望爾等忍飢忍寒各保
爾家無或流散則予方削衣減食以為救活
爾等之計爾等須勿以予為不可信也嗚呼
爾等非予之赤子乎父母雖或貧不能養其
子寧有其子棄父母而去者乎且念爾等非
予之赤子乃 祖宗之赤子予雖否德爾等
何忍忘 祖宗之遺澤棄予而逃散乎况逃
散者無一生此又不可不知也又念其間或
有不得已而為盜者亦豈爾等之本心哉實

由於予不能制爾等之產使無恒心而又無
素教使之雖死而不忍為非故迫於死亡不
顧禮義而為此至不善至危險之事此予日
夜腐心而流涕者也予方與廷臣及監司守
令日夜謀度以求賑恤之策爾等慎無萌不
善之心而為至危之事也嗚呼予非爾等何
以為君爾等非予亦何所戴况爾等自爾祖
爾父保其田里養其父母育其子孫樂生興
事殆三百年于茲者豈非我 祖宗之深恩
厚德乎今雖困急顧何忍捨予冲入而陷於

不測乎予之此言實出赤心尚其念哉且別
告爾鄉居士夫爾等世受國恩忠義之心自
與凡民不同當此大命近止之日予大夫亦
豈無憂恤之心哉須各勸諭鄉里毋或流散
毋或竊盜予大夫自給之餘如有升合相資
之勢須分其些少毋或為獨生之計予嘗見
橫渠西銘有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仁人之
心其於物也尚有相愛之道况於同胞之民
乎嗚呼天之命予為君 祖宗之畀予以位
皆所以為民也予不能自保吾民設此哀痛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一
之辭尚宜哀予而動念也咨爾方伯留守須
以此別諭布告于士大夫大小軍民俾知寡
昧哀傷惻怛之意判府事金壽興請分遣御
史宣諭諸道又因筵臣所陳監司兵使以下
所諭則只使傳給監營分布各處而軍民等
處所諭則令御史住都會官會各邑守令曉
諭左相閔鼎重以咸鏡平安江原三道都會
所屬邑頗遠忠清道則邑殘民弊只許全羅
慶尚黃海三道聚會都會官曉諭仍命御史
採民瘼以聞京畿則不出御史開城府則使

海西御史歷諭之李尚真又請湖西依兩南
例會集曉諭以侍從人差御史分送李東郁
全羅道金載顯慶尚道安斌忠清道俞命一
黃海道權持平安道李畬江原道○上教曰
予嘗喜讀韓文中佛骨表因見何蕃傳又見
宋之陳東歐陽澈事蹟千載之下不覺使人
起敬也國家所以廩養士子者豈徒使之作
文干祿哉予欲以此三人別立小祠於成均
之傍使今日諸生有所觀感而凡古今可祀
者同祀之似好令議于大臣儒臣領府事宋

時烈議曰伏承喜讀韓文佛骨表之教舍生之倫孰不欽仰大聖人德意哉且以下詢何蕃等立祠之舉觀之益有以見聖人所作為出尋常萬萬亦豈非聖人表世之意也當朱泚僭竊之日大學諸生多欲從亂而蕃以眇然一儒巾正色叱之使六館之士皆不濡跡其義甚壯其功甚大反有勝於李晟數十萬衆矣然蕃之修之於身者孝行卓異故成就如此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信矣至於陳東歐陽澈當宋朝被兵罔極之日痛羣奸

之誤國愍忠臣之見擯慷慨上章請斬六賊以謝天下請用种李以却強虜卒以見殺而不悔所學之正所養之厚盖可見矣此實宋朝列帝培養深厚而元祐諸賢倡明導率之效也若歐陽澈見殺之日非時大雪塞路斷人以匹夫而感動天地之氣者此可見矣今若依聖教別立小祠使諸生有所觀感則豈不大有益於世道哉閔鼎重金壽興鄭知和李尚真皆與時烈同議領相金壽恒病不收議上使之更問又以同祀人更詢諸臣壽

恒以為三人可祀之實諸臣已盡之臣豈異
議同祀人則宜令儒臣博考商確處之壽興
以為何蕃等皆是大學生則同祀之人亦當
就大學生中成就表著如三人者然後可無
愧於同堂合享晉惠帝時賈后殺楊駿廢太
后董養遊大學升明倫堂歎曰朝廷建斯堂
何為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
父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故也公卿
處義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與其妻
荷擔入蜀不知所終養之風節亦不下於三

人者似當與論於同祀時烈尚真以董養之
可合同祀與壽興議無異 上命依時烈壽
興議施行其後禮判南龍翼白 上曰啓聖
廟初立事已有 先朝成命何蕃等立祠先
此舉行恐為未安 上問諸大臣時烈曰立
祠命下士林聳動不可稽遲儉其制度與啓
聖廟一時初建為宜壽恒等以為雖儉其制
終不無時詘舉羸之患請姑俟秋成從之○
御晝講御營大將尹趾完請對同入賑恤堂
上閱維重曰湖稅既許減半嶺南似當一體

許減而諸議每以正供之減捧為難就收米
 量減何如宋時烈曰減收米終不如減田稅
 之尤惠於民 上命減田稅每結三斗及三
 手糧一斗二升依湖南例以賑廳米代給判
 府事金壽興曰臣前以各軍門將官取才調
 用事陳劄廟堂請依施而軍門尚不舉行矣
 今若依內三廳例取才收用則事甚公正矣
 兵判南九萬請使各軍門大將會一處取才
 上從之壽興曰朱子以賑救莫如講水利為
 言曾在 先朝別設堤堰司專管堤堰而近

來此法弛廢只令戶判兼察今以備局堂上
 一負差堤堰司堂上使之專意水利則必有
 所益 上允之趾完曰本廳上番軍只一千
 而上年既減五百今又沒數減番則宿衛甚
 為踈虞矣 上曰不可盡數減番勿減○命
 罷軍門各司與吏胥免新免新差者餉之
 規從兵判南九萬言也蓋免新舊例之因謬
 者或有因此破產九萬言於 上一切禁之
 又言掖庭亦有此弊法令之行必自內及外
 宜自掖庭始遂命並禁○下手札遣史官傳

諭朴世采曰講筵已開大老造朝此時思想一倍平日從速登程共參經筵啓沃寡躬世采因史官附奏謹當觀病勢扶擁登程少荅嚴命○判府事金壽興上劄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氏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之禮雖非我國之所敢議至於祈穀一節尚可行之越元月之未盡祀於國社之壇似合禮意而既非我朝祀典所載詢之諸大臣而處之上令議大臣領府事宋時烈以為月令及左傳說皆是天

子之事然周禮有凡國祈年于田祖之文雖非天子亦無不可講其節目而行之似宜諸大臣亦無異辭命依議施行是月二十八日遣大臣始行祀于社壇是後仍以為例○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議政金壽恒亦出仕入侍 上問行實惠事壽恒等請蕩減久遠逋稅疏放罪囚收用節孝 上命孝子之表著者旌表門閭逋租及徵族之役並限年蕩減罪囚則逆獄綱常外一併蕩滌金壽恒閔鼎重等以為逆獄綱常外亦有重犯並許直釋

非懲惡之道 上命斟酌疏決○御晝講講
詩傳抑篇 上曰莫見乎隱及十手十目等
語莫非謹獨工夫幽暗燕閒之中易以放肆
故此章之指如此宋時烈曰昔宋臣張九成
言于孝宗曰陛下處宮中果如對臣僚之時
否孝宗沈吟久不能答九成曰此陛下不誠
處也後世以九成之言為至論此非可法者
乎講訖 上以昨日事詢時烈時烈曰均惠
之道在於身役蠲減一家內父子兄弟逐口
有役負逋積年者固宜蕩減而至於罪囚以

惻怛之誠隱其無罪而疏釋則是公心也天
理也若慮日後禍福而曲為之地則是私意
也人欲也天理人欲不可不審處也李尚真
曰犯重罪者不可輕議 上曰下車泣辜古
聖王之盛德寡昧涼德不能化民以致罪人
之斯多予甚恥之諸臣請以此意特下備忘
播告中外是夕下備忘記曰日昨八路宣諭
之批纔示哀傷惻怛之意第自朝家若無別
樣施惠以慰民望而徒歸於紙上空言則決
非寡昧之本心亦豈不失信於小民哉其令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六
廟堂褒獎節孝蠲減身役蕩滌逋租等事及
未盡條件斯速講究稟旨舉行至於諸道罪
人之編配多至千餘雖出於世降俗末人心
不淑之致亦由在上之人德教未加使吾民
不自愛而輕犯法予所以日夜痛歎者也當
此天怒孔棘餓殍顛連之日不可不特施非
常之典咸與八路而維新刑曹諸道雜犯死
罪以下一併赦宥之意下諭于宣諭御史刑
曹時因罪人中除陵寢作變御寶印信偽造
干係綱常殺人詛呪外承旨即往典獄一體

放送外方時囚亦依刑曹例舉行噫今茲曠
蕩之典實出於開其自新之路而惟彼愚氓
不體朝家之德意猶不悛惡故犯邦憲則勿
論輕重斷不容貸亦宜知悉且分付禁府除
逆獄連坐外時囚竄配之類並於明日與時
任原任大臣三司長官登對面稟而兩銓歲
抄及時推人貢並令蕩滌逋租身役蕩減事
廟堂查請各道各年條並許蕩減獨軍餉不
為舉論領相金壽恒更請搜訪人才儒生之
有學術才行者令監司訪問武士之有智勇

國朝通志卷之四十六
十三
督力者令兵使訪問以為隨才調用之地從之○御晝講日前宋時烈以守禦使革罷事白上曰臣來時宿廣州地百姓呼訴甚懇以為守禦使及府尹各管軍兵財賦互相侵刻不堪其苦云不可不罷閔鼎重金壽興等亦皆言既置守禦使又置府尹事權相分守禦使似當罷兵判南九萬以為必以地望當為守禦使者為留守則事權歸一矣上令更詢他大臣而處之至是領相金壽恒白曰守禦廳自仁祖朝設立其來已久上以

此持難不欲罷而到今本廳與初設之初不同不必膠守而且此非全然革罷也只欲罷京廳而以廣州為留守又以備局堂上一員主管如江都事則守禦使自在而凡事尤著實矣知中樞李尚真亦言其當罷上從之壽恒請依江都例置經歷一員時烈又請以守禦使呂聖齊為留守並從之○教曰予惟亡國喪身之禍非一道而求之古今罔不由於沈湎於酒顛覆厥德也惟我祖宗憂深慮遠丁寧曉諭所以備酒禍者可謂深切而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六
十四
近日大小臣僚不體 列聖之遺意唯事崇
飲沈酗度日上以置國事於度外下以貽父
兄之憂戚甚至於敗家亡身而恬不為戒習
俗之痼弊乃至此極寧不大可寒心哉矧今
天怒於上變恠百出民怨於下倒懸方急雖
君臣上下早夜孜孜一心圖治猶懼其不濟
豈敢不恤德禮縱酒廢事若是其放肆無嚴
乎且念連歲大侵公私赤立之日為酒醪以
糜穀非所以節省浮費之道此又不可不知
也咨爾中外大小臣僚克體此意痛祛崇飲

恪勤乃職弘濟時艱而如或不有法禁猶踵
前習者難免違令之律並宜知悉○遣史官
傳諭于前叅議朴世采使之偕來○二月前
叅議朴世采來到城外上辭䟽 上遣史官
諭以喜幸之意命從速入來○全羅道御史
李東郁請移江都米一萬石于全羅道又言
全州於義宮屯庄多占民田請罷之並依施
○白虹貫日 上以日變下教求言曰眇予
小子當國家危亂之秋承 祖宗艱大之統
托乎兆民之上九年于茲才踈德薄政令乖

宜天怒於上咎徵沓臻民怨於下倒懸方急
為民父母當復如何居常懍懍不遑寧處陰
虹貫陽之變又見於昨日而重暈交戟形象
甚凶一倍憂惕罔知攸措宜廣求直言以補
不逮而亦豈無責勵羣工交相儆戒之道乎
咨爾大小臣僚體寡昧之至意恪勤乃職克
祛已私少答天譴以濟時艱○上下手札遣
史官傳諭于行護軍尹拯曰頃於史官傳諭
之批略摠懃懇之旨幡然之期日夕企待矣
誠禮未篤莫回長往之志不覺愕然失圖繼

以愧慙也噫側席思想之懷休戚與同之義
備悉於前批今不必重複而第前後徵召輒
以私情之崩迫為難進第一義此則大有所
不然者嗚呼此何等時也國勢阽危災異層
出上下憂遑食息靡寧當斯時也雖以領府
事之出處正大猶且幡然造朝盡瘁為意則
爾亦世祿之臣何其獨無憂國愛君之忱而
徒守一節退卧鄉村忽視國事一何邁邁耶
更遣史官申誥至意亟體如渴之旨從速偕
來毋孤企望拯對以席藁埃誅不敢復以文

字仰瀆云○扶安士人申宗濟不忍饑餓棄
妻子鑿冰投水而死道臣以聞傳曰不覺慘
然自本道各別恤典舉行分給穀物於族屬
以救涸轍之命以示軫恤之意守土之官使
民飢死難免其責而此時適易有弊令道臣
拿致營門決杖○召對玉堂官朴世采李翔
同入講官讀至難制者惟怒為甚 上曰予
於平日有暴怒之病今見此書惕然而警悟
也世采曰每於忿怒發時念此為戒則政令
施措亦將無不得當矣又曰學問之功莫備

於庸學而其中寂為要切周遍通行者莫如
敬義二字大學聖學輯要有讀書法願省覽
加意 上曰所陳明白切實當體念焉臨罷
上賜世采翔玉圈各一雙命尚方造給貂帽
又下玉圈一雙于宋時烈○教曰國之急務
莫先於遏絕已私寅協和衷也必須驚動克
去病根然後百事可做而國家治安矣噫世
降俗末綱紀陵夷公道淪喪私意橫流至於
朝著之上寅協為貴惟我 列聖丁寧反覆
勅勵臣隣者未嘗不在於是則在下之道所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六
十七
當仰承美意恢張公道而數年以來論議携
貳罔聞寅協之風轉成斥軋之習一聞小過
如得竒貨紛紛起鬧寧靖無期似此氣象决
非和平之福而抑亦有乖於人和氣和天地
之和應之之道也咨爾大小臣僚體寡昧之
至意念時事之多艱無或如前玩忽惕念奉
行共濟王室○御書講朴世采曰朱子封事
乃人主之龜鑑程伯子疏章備言治道本末
且其時國事與我國相類法講之外尤宜省
覽 上曰當體念焉世采又請法宋仁宗置

韓富范於天章閣給筆札使陳治務之事責
大臣以韓富之事金壽恒曰朴世采之言切
中時病羣下絕無奉公率職之人其責專在
大臣而古人亦惟曰集衆慮廣忠言儒臣及
在廷諸臣協心相助是臣所望世采所謂搜
訪人才誠為急務世采方在銓曹使之別為
講究搜訪之道宜矣 上命世采講究舉行
李翔請依漢朝孝廉之舉自州縣薦聞拔其
尤者而用之世采又請令大臣商定其節目
上命壽恒與他大臣議為之壽恒請召致尹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六
十八

臣等又請遞李端夏憲長之職別諭促來專委
賑事許之 上以諸司回啓公事使於三日
內為之而不為惕念奉行事多稽滯命政院
更飭○三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議政金
壽恒以頃日朴世采李翔所達人才廣搜事
請廣詢處之左議政閔鼎重吏曹判書李翹
曰從前別薦只令朝士為之故聞見不廣彼
薦不多而政曹亦不着實收用徒為文具必
講定節目別勅方伯州郡拔擇薦聞則得人
之路廣矣 上命政曹議定節目而行之是

後朴世采又白 上曰今此搜訪人才與常
時別薦有異不可循例頒布 上特下備忘
使之克去私意盡心奉行李尚真又請令廟
堂諸臣廣薦可堪守令者 上命廟堂銓曹
相議稟處至是壽恒等白 上曰近來守令
薦甚冗雜別為議薦則必有所益請別擇薦
主申明誤薦之法翹請以堂上則曾經承旨
參議人及堂下三司為薦主武弁則已行闈
帥者外亦擇其可合者為薦主許之時臺諫
牌不進之弊甚紛紜以其被推之後輒有避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一
十一
適之路故也李尚真請令兩司帶推行公
上使廟堂稟慶壽恒曰李珥亦嘗疏論此弊
使兩司互勘推考好矣鼎重及諸臣俱以為
是從之○御書講朴世采陳君臣至誠相與
之義又曰我朝內司之設已非王者無私之
義而且於宮家勲戚左右近習不無偏護之
事向者宮家營造之事臺臣爭之而不惟不
納因董成之此乃 聖上所當戒也又言政
官用捨不在人賢不肖而只在請托有無臺
諫筮臣或論人是非則其親戚故舊羣起營

救使公議不伸此尤大患 上稱善曰予當
體念而廷臣亦以是惕慮可也○時以 孝
宗大王世室事將行告廟禮刑曹判書金德
遠上疏曰 孝宗大王世室已卜告廟之日
亦惟我 仁祖大王撥亂反正功同創業應
為不遷之廟不待當祧而知之若謂日後應
行而獨不並行於今日則不瑕有先後失序
之議而亦恐有違於大臣所引漢朝太祖太
宗一時追尊之義也 上命議大臣儒臣金
壽恒閔鼎重宋時烈金壽興鄭知和李尚真

及朴世采李翔等皆以為 仁祖大王撥亂
及正功烈魏卓當為不遷之位以漢朝追尊
太祖太宗之例論之則 孝宗大王尊為世
室之日並行告廟似亦有據傳曰 仁祖大
王撥亂及正之功應為不遷之位則不必待
當祧之日並行告廟誠為合當仍命並告宗
廟○領中樞府事宋時烈致仕為奉朝賀金
壽恒以為頒之以領中樞本秩常祿酒肉之
外月致廩粟以示禮待惠養之意似不當循
用常禮 上從之翌日時烈上箋謝恩 上

又遣承旨諭曰卿之心事予所詳知今雖致
仕以卿武侯之忠貞決不忍捨予長往茲遣
近侍申誥至意○召對玉堂官朴世采言立
志致誠為學之本 上嘉納之又請精抄程
朱封事以備睿覽 上從之○謝恩使金錫
胄柳尚運等回來 上引見錫胄陳沿路民
瘼請蕩減關西義州等五邑庚申條龍岡等
六邑丙辰條海西各邑戊子條管餉穀之逋
欠者並許之蓋是時廟堂蕩滌逋租之令限
以年條故逋欠最多之年或不入於限中窮

民未蒙實惠故言者多言其不可錫胄以兩
 西民情白之有是命先是海西御史以本道
 別收米蓋海西初為毛將酬應每一結減除
 別收米別收五斗米八送而至今因循除
 事啓聞廟堂啓以此是貢物之價元非科外
 之歛請詢本道而處之上特命罷之○奉
 朝賀宋時烈上劄請追上 太祖大王尊號
 其劄曰尊號之上非古也然本朝自 世祖
 創始至于 宣祖又進大號 太祖大王創
 業垂統功烈如何而崇極之道反歎於 二
 祖既進者不可退改則無寧追加於 太祖

以安 二祖之孝心 上優答之召時任原
 任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與儒臣會議賓廳諸
 臣多以為崇極之道似不在字數多少追上
 尊號事體重大領議政金壽恒左議政閔鼎
 重以為以歷代故事觀之徽號字數之多少
 似無關於功德之高下祖孫之尊屈况 太
 祖為上王之日已受啓運神武之尊號及至
 昇遐又上至仁聖文之謚則到今雖復追上
 其所以揄揚盛烈蔑以加矣抑念元老大臣
 劄陳 二祖不安之意者實非偶然稽之皇

朝典禮亦有追加 太祖徽號之事後此為
 例不無所據而事體至重惟 聖明裁處教
 曰 太祖大王豐功盛烈徽美之稱反歎於
 二祖儒賢之所以陳請而求之古事不無可
 據則宜有加隆之典而第獻議中大臣及一
 二儒臣之議正合予意似難輕議矣 一二儒
臣指南
 致薰等也時烈又劄論曰臣妄論宗禮日夕惶隕
 只當悔罪而又念當初進說草草以致廷議
 之不咸此亦臣罪也禮曰禮有以少為貴者
 有以多為貴者多少各有所當矣雖以 皇

明及本朝徽號言之分明以多為貴而 二
 祖之號又多於 太祖其於朱子所謂孫以
 祖屈之義何如耶王堂所獻之說明白有據
 然以位版所題觀之則尊號謚號錯陳間排
 無復整齊兼且以所題八字之內四字為尊
 號則謚號只四字而已然則 列聖謚號皆
 八字而 太祖只是四字 列聖諸位又有
 加隆皆所不安者矣且以聖人從周之義觀
 之皇朝所行既以加上為禮則其在今日違
 棄不用誠有所盡傷慨歎者矣且程子論謚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一
以不當其實為不正我 太祖之開國垂統
至今日三百年鞏固維持者實基於威化回
軍大義昭如日星也今於尊號皆無此意臣
每以歎然也故臣欲以昭義正倫等字追上
則既合程子之義而慰 二祖之靈使無瑟
縮不安之意者豈在於是矣 上引見諸大
臣以追上尊號事問之領議政金壽恒判府
事金壽興曰時烈劄既言舉義回軍之意不
可無追上之舉前劄所謂不敢質言蓋指此
也以領府事識見有此申請所當依行而事

體重大更會廷臣而詢處可矣左議政閔鼎
重亦以為前劄只言字數之多少故諸議不
一臣等亦以為難矣今以舉義回軍之意為
言不可不從宜廣詢而處之於是更命大臣
二品以上及三司儒臣等會議李袖李翔金
萬吉等議如前睦來善朴信圭鄭鎰慶寂尹
以濟南致熏猶以為事體重大南龍翼申最
尹堦南九萬崔逸以為元老劄辭既有微意
無容別議李翎相洪萬容尹趾完南二星及
玉堂吳道一徐宗泰亦皆以加上為宜而宗

泰則以為謂必加上昭義正倫等字執為追
 上之端則臣未知其如何其餘無別白議壽
 恒等諸大臣議曰前日會議只在字數之多
 少而今此元老再進文字又以 太祖謚號
 只是四字 列聖反有加隆為未安而且以
 威化回軍之大義不入於謚號為歎欲遵皇
 朝加上之禮臣等無容別議且言 定宗位
 版只是謚號四字 太宗位版亦以尊號謚
 號合為八字與 太祖位版所題同而 定
 宗謚號則追上廟號時既已加上四字 太

祖謚號今又加上則獨於 太宗謚號仍舊
 無加恐欠崇奉之道宜為一體追上教曰
 太祖追上徽號事及 太宗謚號一時加上
 誠為合禮至於應行節目待秋舉行禮曹以
 議謚一款及前議 王后位版中太字刪去
 事及徽號追書事亦為待秋舉行與否啓稟
 則教以議謚事不必待秋擇日舉行位版刪
 去追書事待 兩廟追上徽號時並行○夏
 四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先是兵曹判書南
 九萬請於廢四郡間延茂昌慈城虞設置四

鎮大臣金壽恒亦以為便已令差出四鎮邊
將至是大司諫柳尚運言其不便曰此地橫
亘數百里樹木叢雜道路阻絕今若置鎮則
當伐木通道開墾田土新設殘鎮既不足以
禦賊而又開賊路且土地闢則貂參之利絕
矣其弊必多有犯越之患而重峯疊嶂四塞
不通雖欲設烽燧其路無由此皆不便之端
也九萬曰北路貂參出於三甲而三甲設邑
已至累百年其利不絕今雖置四郡豈至一
朝斷絕乎江邊往來之路非一二則賊來豈

必由四郡乎及開賊路之說亦不然矣樹木
雖可為防蔽而亦豈如募入人民乎諸臣多
以尚運言為便金壽恒請更令九萬往議諸
大臣是後九萬往問諸大臣右議政金錫胄
主尚運議以為窮僻之地實難募民又難接
待官員先置二處僉使觀勢加設為可左議
政閔鼎重以為不可不仍設四鎮金壽恒金
壽興從錫胄言以先設二鎮為便 上從之
命設茂昌慈城二鎮○御夕講朴世采曰頃
見數三女人自差備門向別處宮禁重地女

人何可任意出入宜嚴飭禁斷不得已出入者則考其信符俾不得濫雜也 上可之領府事金壽與白曰宋時烈所註朱子封事朴世采陳達使之書進而今聞時烈有註解朱子大全者而未及脫藁云請給筆札書手使之寫進世采亦以為可 上許之○上見刑曹囚徒多至百餘人命該曹趨即疏決○前參議尹拯處傳諭史官以拯病難赴名聞之上更下溫諭使之期於偕來拯以疾病少間前進郊外為對 上命兩道監司上來時給

馬○黃海監司宋光淵以守令治績分等啓聞光淵辭陞時 上有不待考課嚴明黜陟之教故有此啓聞賜平山府使朴紳信川郡守韓洸安岳縣監柳以井表裏○吏曹參議朴世采上疏進心學旨訣世采取鄭述所編心經發揮與趙翼所撰持敬圖時 上方講心經世采以為為學之方必先分別公私義利而其本又在於敬之一字撰成是書凡於經傳中提及敬字者毋論緊漫悉收入其中又於疏中引先儒所論居敬工夫以上之 上答以常置於左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一
右朝夕省察○五月前參議尹拯承旨到果
川疏陳其遭禍抱痛不敢膺命之狀遣承旨
敦勉入來拯又陳疏力辭連遣史官諭旨拯
徊徨不進而歸○教曰近日刑曹時因受刑
者罪名雖重未過三次相繼殞斃者至於八
九人此豈恤刑之道乎當該堂郎推考○奉
朝賀宋時烈上辭疏有不敢遠去京國只為
徘徊近畿之語 上優批遣承旨使偕來○
吏曹參議朴世采請對以旱災甚酷請別遣
大臣祈禱且求言審理以盡應天弭災之實

又請誠心為學克去己私又請至誠招徠宋
時烈尹拯又言李端夏留心經學李敏叙多
有可觀之節朴世堂尹摺柳譚厚皆恬退之
士而譚厚則經學明熟並宜招致朝廷 上
皆可之翌日下教命大臣不卜日祈雨北郊
○吏曹參議朴世采上疏言長湍府民餓死
者至四人乞下諭于監司詳加訪問如此之
類別為救恤又言審理冤獄亦所不廢然而
赦令之數下未有如近日者疏決時有所加
慎毋蹈古人惠奸宄賊良民之譏 上優批

答之仍命本道依扶安士人例飢死者舉恤典○奉朝賀宋時烈省姊金化自嶺東將徑還湖西傳諭承旨金鎮龜啓聞之上遣吏判李翮傳諭曰卿以碩德重塑造朝未幾遽尋引年之章非不知益加誠禮終始敦勉而卿之筵席所陳不啻丁寧必無負初心決去就之理故不得不勉從矣不料今日之舉大違所望茲遣冢宰申誥至意仍命與之偕來○時禁衛營有營造事下教曰近日宮城近處呼邪之聲徹于大內如非緊急之役限得

雨姑停○命祈雨祭文使大提學製進而專以罪已責躬為主意○下教罪已仍命親自禱雨於社壇又命陪祭諸臣齋沐洗濯各別齋宿領議政金壽恒以上候方在調攝閭巷且多拘忌之疾請對止之○六月御晝講時以久旱避正殿故上御南廡中工曹祭判朴世采請親行禱雨於宗廟上許之命於初八日定行○上詣宗廟行祈雨祭入幕次忽驟雨始祭又雨祭畢而霽○時有神懿元敬兩后位版中太字刪改之議宋時烈

既獻議而朴世采亦上疏曰太后之太字雖曰在太上宮時所為又有所沿襲於前朝者其於名義道理決難苟且因仍而終不改題也豈徒以事體重大而不行乎 上俱不許

五月二十四日始下教曰太字之仍舊不改終有所大不安者今因有事太廟之日一番釐改似不可已令禮官舉行禮曹判書南龍翼稟曰 王后位版不書徽號者勿令追書已有成命而 元敬王后位以有太字今將刮磨因此時並書徽號似合於禮 上可之

至是將舉行禮曹獻儀註

蓋冊寶於彩舉都監諸執事俱以御覽畢仍奉闕下承旨亦朝服出傳奉以入

安于別殿上冊寶前一曰諸執事復以朝服奉往宗廟南門外權置幄次及祭罷始奉安設幄床案函袱褥席讀冊官二讀寶官二並以文三品官為之奉冊官四奉寶官四並以五品官為之舉冊案者四舉寶案者四舉讀冊空案者四舉讀寶空案者四當日遣大臣祭宗廟四品以上朝服五品以下黑團領獻官諸執事服祭服廟主改題時題主官各一位版出納大祝官闈令各一設兩位神幄于月廊幄內設床褥席又設三卓於各位東南西向具筆將事一如硯墨光漆盥盤匝香湯拭巾等物

儀謚 太祖曰康獻至仁啓運聖文神武正義光德大王 太宗曰恭定聖德神功文武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六
睿哲成烈光孝大王題 神懿后主曰承仁
順聖神懿王后 元敬后主曰彰德昭烈元
敬王后大赦頒教○奉朝賀宋時烈在鄉上
疏進朱子大全劄疑答曰反覆陳說明白懇
切令人感歎可不留神而服膺焉○閏月設
水軍鎮管於蝟島加里浦以臨淄古羣山木
浦多慶浦法聖浦黔毛浦羣山浦智島八堡
屬蝟島以古今島南桃浦金甲島於蘭浦梨
津薪智島馬島會寧浦八堡屬加里浦以兩
鎮當兩南水路咽喉故詢議於本道監司水

使置鎮管○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右議政金
錫胄曰海西嶺隘新設諸鎮分其部司使其
統攝之意已為定奪矣今此新鎮起蒜山終
文城蒜山在黃州海邊文城在谷山陽德界
善積又在黃州祥原界為諸路摠會有同縮
較之形此三鎮當為三部千摠而文城善積
皆萬戶當陞為僉使東里則只稱台募別將
當陞為萬戶各鎮所在兵餉所守嶺隘及部
分司哨當為別單書入 上可之○秋七月
引見大臣備局諸臣戶曹判書鄭載嵩曰各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六
三十一
衙門諸宮家壬子後折受田土柴場魚箭鹽
盆既有革罷之命壬子後折受則雖有內司
啓下之事請為勿施 上曰壬子前有故革
罷而追後代受者及明安公主房壬子後始
為折受者外並令革罷刑曹判書金德遠曰
湖南有異姓從兄妹相淫者既已承服因本
道啓聞本曹當覆啓而律文則其罪乃杖一
百徒三年頃年禮亨獄事時因大臣收議依
大典續錄士族奸淫瀆亂風教並奸夫處絞
之法有所定奪旋因伊時大臣所稟又以不

待時處斷受教今此罪人亦當依受教處斷
乎 上曰其時受教乃一時懲惡之意不必
永為定式依大典續錄處斷御營大將尹趾
完曰本營馬軍七百餘名其數不多欲備千
騎而閑丁保人甚難得聞海西多括閑丁請
先劃給本營右議政金錫胄亦言之 上從
之○御晝講校理金昌協因文義論正心之
道曰朱子論二南之化以為誠正之功薰蒸
透澈融液周遍其發明誠正之功極好燕閒
之中不能實下工夫而只以臨筵講讀為事

則其與朱子所謂將正心吟詠一餉將誠意吟詠一餉者相去幾希末又以立志之說為君道之要 上皆嘉納右議政金錫胄曰寧邊鐵甕山城即寧邊邑治周回二十七里山脉來自妙香城東面勢極巉巖南則俯臨大野形勢甚曠其中藥山東臺有築城古址或云此城延袤既大不必更築子城或云古有三重城更築內城為當李世華閔維重皆按本道之人及今方伯申翼相皆言其當築故今方使李光漢築城造大砲而物力未贍請自廟堂給水

鐵萬餘斤且給本道勾管木及僧嘉善通政帖以補其用 上從之○御晝講副校理金昌協請就今日所講或抽出前日所已講者及復下問 上遂繙閱前日講處問曰程子謂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疾此言何謂也先儒固已解釋而猶未曉然故問之耳昌協曰此言聖賢固未免疾病而至於因學致疾則無之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學者之病多生於助長所謂助長者不知為學之方而求之太急用心過苦思索過深是也如此則

不但於學問有病必將勞耗氣血致生疾病
矣至於聖賢則為學工夫自有節度豈有如
此之患乎此程子所謂未聞因學而致疾者
也若其他疾病雖聖人豈無之乎 上曰燭
理不明則固有懼心矣今或理明而不能無
懼心何也昌協曰程子所謂有人雖知此云
云一款即論此事矣蓋理雖已明而氣未充
實則亦未免有懼心此與孟子論不動心而
以知言養氣為言者相似知言即理明也養
氣即氣充也徒能知言而不能養氣則心未

便不動故必以二者並言之彼此所論固有
不同者而其理則一也 上曰古人專以正
心誠意為學而後世之學只以訓詁詞章為
事者何也昌協曰孔子云古之學者為己今
之學者為人後世之學所以如此者只是為
人不為己之故也此固學者之罪而苟求其
本則實由於導率不善教化不明故耳蓋古
之為國者專以德行取人而後世所以設科
取人者不過以訓詁詞章而已則上以是求
之下以是應之其理固然無足恠者矣○引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六
三十四
見大臣備局諸臣領敦寧閣維重曰兩湖大同皆定以十二斗而獨嶺南定為十三斗為國不過曰節用愛民今雖許減一斗可支經用上許之○八月奉朝賀宋時烈因傳諭史官還附奏曰聖旨使臣修進朱子大全劄疑臣於大全書非不費精力而聞見孤陋不能窺闕其間與劄疑雖發端於臣而實與金壽恒兄弟朴世采尹拯諸人往復粗成篇帙試於召對或夜對擇大全中尤切於聖學者使筵臣侍讀則必見其默契聖心而有所補

益矣所有劄疑尚在草藁謹當與鄉里士友更加修整以進傳曰大全中抄其切要者進講於召對夜對事令玉堂舉行命醫持藥往視時烈病○九月御晝講講心經至胡氏說惟酒無量不及亂亂則內昏心志外喪威儀處上曰古今敗家亡身皆由於此最當監戒仍諭承旨曰向以戒酒之意警飭羣工日月已久必有懈弛之患外方臨民之官尤當深戒各別申飭中外○先是判中樞李尚真上劄請褒嘉故判書朴長遠故叅議李惕然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一
三十五
蓋長遠惕然俱以孝行著稱故也命議大臣
大臣閔鼎重等請旌長遠閭加秩贈惕然爵
上從之○先是禮曹判書趙師錫白 上曰
近來文教廢弛士無興起之望 祖宗時四
時節日試士別遣承旨試製賜直赴或賞賚
甚盛意也前頭九日製以大提學有故將不
得設行當此赴舉人士咸聚之時宜有別樣
慰悅之舉左議政閔鼎重曰雖無大提學如
有兩館提學則亦可行也 上命差出兩館
提學仍問鼎重曰前例九日製則赴殿試三

日製則赴會試似不宜異同鼎重曰事體似
無異同矣時大提學南九萬呈病不出 上
命特招與承旨偕往試取舊例承旨收券詣
闕而大提學則退歸私次科次命下後始與
提學承牌入來至是承旨白曰節製乃賜第
之科而考官自外入來非嚴事體之道請與
大提學收券偕入而兩館提學則未收券前
留待公廨詣闕後同為科次事宜令定式遵
行從之是後三日製亦直赴殿試事命為定
式○名對王堂官校理金昌協曰史記與經

傳不同而一次所講不過數張殆近於應文
備數且不必逐句尋繹雖或使之了一二編
亦可 上命今後依所奏為之○冬十月下
教令備局飭兩西方伯帥臣凡荒唐船之出
沒往來者各別瞭望譏察○十一月 上特
命除今年列邑稅豆之半都民各戶減藏冰
米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六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七

肅宗朝七

甲十年春正月奉朝賀宋時烈留劄告歸遣
承旨李世白馳往傳諭後書啓 上下諭曰
備悉至意冀不我棄禮薄誠淺莫回遐心慚
報無以為諭仍記庚申之出郊也 慈聖時
下諭召丁寧懇惻卿感激隆眷即日還朝矣
今梓宮在殯仙寢未冷伊時玉音耿耿在耳
卿何忍不體 先后之遺旨罔念扶顛之策
乎仍令世白更往傳諭○下教曰夫赦者小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一
人之幸而古人至有以慎無赦陳戒其君者
况今世降俗末人心薄惡尤不當輕施無前
曠蕩之典以啓奸人僥倖之心而予頃於大
病纔瘳之餘徒知慰悅之是急罔念後弊之
無窮有率爾混放之舉至今思惟追悔何及
第既已蒙宥經年之後雖不可還因推覈而
若或因一時非常之特教為日後應行之例
則其弊有不可勝言其令攸司之臣切勿援
例永為定式以嚴懲惡之典○命極擇有才
能者任方伯領中樞金壽興白 上曰監司

為一道之主其任甚重在 仁祖朝以才諳
稱專任監司者不過五六人雖有獨賢之歎
而朝家有得人之效近來官方大壞文官堂
上無論才局有無有若輪回者然用人之道
不當如是合加申飭 上可之下是命○三
月 上親祭于 大行王大妃殯殿其文曰
哀子嗣王臣某敢昭告于 大行顯烈王大
妃靈座前伏以嗚呼眇末小子夙負釁禍年
未弱冠奄遭崩天之痛其所夙夜仰戴以報
鞠育之隆恩者惟在我 慈聖則庶幾承顏

不替壽祿無疆以克殫志物之養以永奉岡
陵之祝而云何微蟻歛爾捐背以遺我小子
罔極終天之慟耶茫茫穹壤叩叫靡逮銜哀
茹毒五內如割仍竊念予小子嗣承艱大正
在冲藐之日則其於先朝有訓有志予有
所未及知者而賴我聖母是誨是勗其在
庶政有當有否予有所未克察者而賴我
聖母是命是戒憂虞之際疾病之時亦惟我
聖母左右提將擁佑開導俾予小子得免於
危苦顛覆之域而往在戊午之歲偶有寒暑

之感荏苒沈綿久而益苦則惟我聖母輒
復齋身露禱至有代某之請惟念宗社之為
重自忘玉體之尊貴噫噫誰人無母誰母不
慈情愛之至孰有如我母子者耶至於小子
前冬之疾又是聖母宿昔之所預以為憂
者也瘡疹既多疔情不常其所以日夜驚憂
有倍他時格天之誠神明所勞而違豫之候
反劇於旬朔致令床第之餘終有所未能自
盡於冠帶之養者此實小子終天之至慟也
嗚呼痛哉夫以我聖母之至性懿範冠絕

今古是宜受天眷祐嘉祥並臻而昔當先
王未寧之日 聖母之積年焦煎固已多矣
二妹未字忽焉夭逝明安弱齡又多疾病仁
敬元妃之喪又出於意慮之外加以水旱
饑饉災沴頻仍以貽我 聖母之殷念十數
年之間曾無一日可以怡愉歡樂而如古人
所謂舍飴弄孫稱之為長樂之慶者皆未之
有焉此又小子之追懷永思益復隕絕者也
嗚呼痛哉自丁巳進宴之後歲月已七改矣
而事故絀碍迄未再行今年甲子正是 慈

懿殿周六之期稱觴慶壽在禮宜然羣臣進
言禮官治事豐呈之設已定於今春則一筵
兩宮同進萬年之祝者是予小子之日常懸
企而埃之者而誰知轉頭罹此荼毒以平日
甘旨之奉而乃為今日鉶豆之薦而已耶嗚
呼自內所下遺教數百言即我 聖母所預
書而箴之者臯復之辰即傳于大臣仍命敦
匠之官一以遺教從事而先陵虛左之制亦
嘗遵奉慈訓而為之復土之役蓋亦大省寬
民尚儉之澤愈益覃及於中外而蠢愚遐遠

之民亦莫不祇頌德音悲慕而流涕况如小子之長懷顧復之私永結蓼莪之痛者其將何以為心耶嗚呼痛哉時月易邁遠日已戒廢車之期只隔數旬皇皇攀慕漸無所及徒將瓣香之奠以洩極天之哀仰惟尊靈陟降在茲尚一鑑乎小子之忱誠嗚呼痛哉謹以清酌庶羞式陳明薦是日乃節辰故 上親製祭文進香而辭極悲切中外見者莫不感歎流涕○禮曹請依 仁宣王后國恤時例發朝時陪從百官到山陵入參成殯奠後改

服淺淡服烏紗帽烏角帶行展謁禮於崇陵紅門外山陵立主時搃護使與本曹堂上殯殿提調各一員及承旨史官俱以黑團領稍遠入侍奉審一如舊例立主奠畢後隨時返虞而初虞祭則返虞後當行於魂殿 上並允之○引見大臣備局諸臣禮曹判書李端夏曰山陵事畢後當行安陵奠及先陵告由矣五禮儀內喪在先外喪在後則神座奠物有並設之禮而若內喪在後外喪在先則無並設之文蓋出於卑不接尊之義卒哭前大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七
五
中小祀亦皆廢而不行則先陵告由宜無奠物而新陵方行安陵奠同時告由於先陵而獨不設奠實涉未安且陵役畢後告由亦無已行之規祭文宜以山陵事畢告由為誦矣上曰卒哭前雖有廢祀之文安陵告由同時行事則不可不一體設奠而祭文亦依所奏使之撰進御營大將尹趾完曰江華留守李敏叙請城白馬文殊鎮江三處長峯注文二島亦欲置鎮為江都門戶蓋白馬則在於昇天津似非要害而文殊則高峙甲津臨壓江

都必有城可以固江都且流澌滿江之時賊若猝至則前有甲津後有追騎當此際文殊有城則可以就此堅守乘便渡江長峯注文誠若門戶然猶未如文殊之最急也江都軍餉不過七萬石若值軍興能支幾日宜置海倉於延安白川等處仍築倉城收置糶糴以濟江都之急則可為萬全之圖也 上然之
○新設茂山府茂山舊兵馬僉使鎮也咸鏡監司李世華謂地當要害宜置府於是始設邑置守○夏四月 上覽刑曹囚案多至八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七
十人下教令䟽滯欽恤○六月清城府院君
金錫胄請對言蒜山新鎮即海西第一隘口
緩急政宜得力纜築長堤自鎮直抵大也島
周回頗廣其中蘆田溝澮開墾耕作可種三
百石曾屬明惠貞淑兩公主房云宜令兩房
各占百石地餘屬本鎮禁衛營新買靈巖地
所安飛迷兩小島田垵合為七十結依他營
例免稅看護以需竹木之用 上並許之仍
謂錫胄曰向見刑曹文案有百年殺獄事卿
亦聞知乎毋有奸夫其父痛心致疾臨死遺

令必報讎一日奸夫來在其母之室百年不
勝其忿且不忍負其父遺言遂刺殺之事茲
不自諱矣錫胄曰臣曾見漢史景帝時有妻
殺夫而其子又殺其母帝不能決時武帝稚
年在傍曰其母殺夫時便不成其母有何不
可殺之義景帝大奇之臣意此獄亦可宥矣
上意憐之後因旱䟽決特釋之該曹執不可
遂流之○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刑曹判書朴
信圭曰以內需司手本朝士推考每直下於
刑曹事體未安 上曰此乃古例也領議政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一
金壽恒等咸曰政院喉舌之司也凡有命令安得不與知而若由他逕恐非正道 上曰此後當令政院知悉○秋七月領議政金壽恒請對言即今民力盡矣國計竭矣百爾思量無他可救惟有惜財用節浮費為第一急務凡干不緊事勿論費用多少皆可停罷竊聞近者有內下書法令芸閣開刊方取石於忠州地云此等事宜先停止自 上每以不作無益為心務從省約仍勅有司大小浮費皆令停罷庶有及民之益矣 上曰節用愛

人有國之先務也雖在常時所當惕念况今年事如此芸閣刻役其令停止凡係浮費一切停罷可也○上憫旱下教曰國家不幸亢旱之災無歲無之而豈有如今日之甚者乎正當萬寶收成之節彌月恒賜虐炎愈酷遍禱羣望圭璧既卒京外罪囚亦多疏釋而一日二日尚靳甘霈秋節已屆更無所望言念民事誠極渴悶靜言思之咎在寡躬夙宵兢惕罔知攸處仍念自古召災之道固非一端亦未嘗不由於冤鬱之氣上干天和故一夫

一婦之呼冤猶且枯旱三年則矧今許多滯
獄之罪囚安得無一人抱冤者乎頃因旱災
纔已疏決而不過就其徒配及輕罪而略施
寬典而已甚非所以應天以實導迎和氣之
道也予意則刑曹時囚勿論已究竟未究竟
特施曠蕩之典一併赦宥以示靡不用極之
意似乎得宜大臣必以予意為過而今茲酷
旱振古所無此非徒守文法因循度日之秋
其令該曹以此意即問于大臣以啓○先是
戶曹叅判徐文重上疏言律文中父母之殺

子罪止杖徒其意盖有在而先朝受教父
殺子兄殺弟而事係故意者論以一罪欲懲
其殺子之惡而又與弑逆之罪同歸殺死則
其所以重其律乃所以亂其倫也又言漏籍
犯屠之類悉皆徒邊而逃歸者皆死徒民古
無放還之路故特重其律而今則并入於赦
宥比徒流無異而獨於逃亡度數彼此不同
亦宜更定其制上下其議領府事金壽興
議曰以父母而殺其子豺虎之不若則只施
徒配誠有可疑古人制刑之意必原於天倫

故卑幼之於尊長尊長之於卑幼施法之輕重自別先朝之斷以死罪雖出懲惡之意而恐有違於尊卑截然之義徒民逃亡斷以一律乃祖宗重實邊之意而到今如漏籍犯屠之類因一時定制全家入居者前後相續臣意法典所載外或因事目而懲勵者更加酌定不至煩夥切勿讞議於赦宥之日則雖用一罪之律不悖科條云諸大臣之議略同上問于南九萬曰徒邊者一逃論死似為太重三次逃亡方斷以一罪未知何如九

萬對曰徒邊之律次於一罪故一番逃亡則比本罪加等為一律若於三逃後始加一律則徒邊之法亦歸太嚴更申徒邊之法勿干赦宥凡有逃亡一犯即論以死罪至於漏籍屠牛之類更減其律俾無網密易犯之弊宜矣上下教曰父母殺其子者自今一依律文施行而如有情節痛惡不可不別據處斷者隨時稟定徒邊之類切勿舉論於赦宥○引見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諸臣以旱甚詢以弭災之策因從容謂曰今日諸臣入侍予當

敷心腹以諭其各明聽今茲亢旱實未前有
究厥所由無非寡昧之否德不反已而責臣
隣亦甚愧恧但朝著之間論議漸乖情志離
阻三分四裂莫可收拾朝廷四方之本而氣
象如此其何能做得一事乎古語云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今日之灾亦安知不由於此哉
庶頗藺相如戰國之士也亦能先國家之急
而後私讎今日朝紳豈非庶藺之罪人乎宜
各着念改圖革祛舊習一意奉公惟思共濟
之義此予所大望於諸臣者也諸臣一時起

拜曰聖教丁寧孰不惕然感激也又教曰今
年三南進上物件特為停封凡百裁省等事
預為商處宗廟祭享雖不敢省而永昭殿祭
享則特為減半以示節省之意○八月禮曹
言國恤率哭後士子入學校白衣黑頭巾載
於五禮儀而宣廟壬申國恤時只改百官
服色為白帽白帶士子則不為舉論已亥國
恤本曹行文太學有曰率哭後選人之皂巾
青帶既有朱子之說生進之入學校黑頭巾
亦是時王之制不可不據此行之以此言之

即今士子之出入學校用黑巾不為無據而但未知科場出入亦用黑巾果合於道理否也若從宣廟朝改定而論之則朝官士子似不可異同若從朱子選人皂巾青帶之說則勿論學宮科場似當用黑巾黑帶非臣曹所可臆斷請議大臣上可之判府事李尚真以為選人既祔除喪而皂巾青涼衫以終喪雖是朱子之定論而今之儒生既無卒哭後除喪之節常着白笠帶以終喪則獨於科場巾帶別具黑色固未知其允合於朱子之

意而朱子所定之君臣服議尚未得遵行則不必只取其古今異宜之儒服而行之五禮儀中朝臣烏帽之制既變為白帽則儒生之黑巾亦當變為白巾宣廟朝既變朝士之帽矣今聖上又變儒生之巾則實是遵先王而同一揆誠宜斷而行之第今事勢窘急無寧待庭試及會試預為知會使之變白似合事宜上教曰百官服色既已變改則獨於士子以黑巾出入學校試場實涉未安今後則以白衣巾一體定制施行○上以科

場不嚴科後輒多人言令政院申飭於試官且令嚴禁試紙之品好者○九月 上親行永慕殿朔祭教曰魂殿餽餘既不得躬自視膳設有不謹何由知之今後依五享俗節例祭後各色內入○教曰生民休戚係守令賢否故或於下直時親自戒勅意非偶然而及其到任怠棄官事無一人惕念盡職不可無別樣懲勵自今以後親承傳教之守令殿最居下者令該曹永不叙用切勿舉論於年例歲抄○御晝講 上與講官論許氏棲心淡

泊之語與吾儒背馳 上曰徒知寂然不動而不知感而遂通故其病如此又論閉關息旅以養微陽 上曰只茫然靜坐而已則與坐禪參禪無異故必以敬為主者此也○下教曰我國取人專在科目此士子出身之初程而人才之得失亦係考官之善不善可不慎擇哉自今申飭十分擇擬○冬十月遣承旨諭召奉朝賀宋時烈曰自卿蒼黃去國光陰倏忽已屆一載缺然思想未嘗少弛今見湖伯狀啓卿為見膝下病患來到近畿不遠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一
十三
地云小子之虛行士林之喜幸為如何哉他
餘說話匪久面對姑不煩諭須體如渴之旨
與近侍從速偕來仍教曰大臣上來時例自
該曹差定人馬而宋奉朝賀輒不自安每以
私行徃來凍節必致感傷予用慮焉乘駕轎
上來事下諭○禮曹以 明聖王后練祭日
變除節目請議大臣金壽恒鄭知和以為練
後 大殿中殿內侍以下掖庭諸屬既從
上服仍着白衣白帽布裏帶則山陵魂殿內
侍以下非如 大王大妃殿內侍以下壓尊

從吉之比甲寅年以淺淡服烏帽黑角帶議
定節目者誠所未曉今不必苟循謬例依
大殿內侍以下服色一體磨鍊至於百官進
見服色則 殿下未去喪之前羣下固未敢
以吉服進見而臣僚既已除喪之後又不當
仍着白衣冠該曹之以淺淡服酌定揆以情
禮果似合宜金壽興李尚真南九萬等議亦
如壽恒等之言命依議施行○十一月 上
下教曰今者 大王大妃殿周甲誕日適當
此時莫伸慶賀之禮只令頒赦矣古語曰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不可不別操推恩以示上下同慶之意朝臣及庶民勿論公私賤年八十以上特為加資 仁祖朝曾經侍從人負並給食物後又以 仁祖朝相臣李行遠李時白李厚源之妻尚存於 大王大妃殿為外命婦並給食物其餘故大臣宰臣妻年七十以上者一體存恤○十二月 上受灸藥房都提調金壽興曰各軍門將官朔試射時柳葉箭廿五中以上及連三次居首者別為施賞事宜令兵曹更為稟旨定式以為激勸

之地 上曰無軍將官試射居首者曾無論賞之事而已未年間始為定奪論賞矣自今柳葉箭廿五中則依前賜馬廿六中以上邊將除授連三次居首者懸錄於單子中別樣論賞 上仍曰武臣當以射藝為先而近來秩高武臣以射藝為羞恥事不肯肄習故每於朔試射時中數不及將官輩事甚非矣申飭武弁毋踵前習可也壽興曰臣於 孝廟時亦嘗承教以秩高武人全拋武藝惟以酒色為能事深加慨歎別為警飭宜矣 上曰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一
十五
烏銃亦兵家長技而武人輩以為砲手之業而不肯學習 仁廟嘗令兩局大將放砲於御前蓋亦出於勸課之意也 孝廟亦嘗下教于柳赫然曰祖大壽指常着决决與指便合為一彼是大將尚猶如此我國武人則爵秩稍高便弛射藝良可痛歎云即今此弊尤甚別為申教之後堂上武人依舊少中則是不有朝命而不習射藝也當有別樣警責矣

乙丑十一年春正月漢城府啓曰倭民益衆殘氓益困京城數萬戶曾無升斗之入以佐國

家之賦而至於坊役亦皆漏免自今大君王子公翁主大臣家外無論士夫有無役各出一丁以為定式廟堂之議亦然 上從之自是都民頗賴漢城府又言紙牌易於漫滅宜易以木角從之以年凶騷擾只先行於都下
○二月放出宮女二十五人以旱乾也○三月下教曰立賢無方乃古昔用人之道而我國則不然至於西北先加輕侮不許清選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用舍豈容若是懸殊其令吏曹抄出書啓以為通清之地武士陞擢事

亦令兵曹著實舉行○秋七月旱甚 上親
禱社稷而雨意猶邈下備忘記曰誠意淺薄
未回天心不可以纔行親禱而有所等待南
郊遣大臣龍山楮子島遣重臣不卜日連行
祈雨祭祭文中罪已責躬之意別為措辭添
入又下備忘曰求助之教宣布已久而反聽
累日嘉言罔聞玉堂居論思之地匡救闕失
宜在人先而尚今寂然兩司亦無進言之舉
無乃予不足與有為而然歟予實慚歎也○
傳曰諸司官卯仕酉罷載在法典啓下公事

三日內覆奏亦有受教而百隸怠職愈往愈
甚極為未便今後依法典一一卯仕酉罷而
如是申嚴之後復踵前習不為奉行則當有
重責以此分付各司○八月引見大臣備局
諸臣左叅贊申晷白 上曰大臣違職例付
西樞而循次遞降故即今原任大臣閔鼎重
李尚真皆付知事知事是二品而醫譯雜類
皆得為之固非所以處大臣祿俸亦因而降
待大臣之道不當如是合有變通之道 上
問左議政南九萬曰予意亦以為未安加設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七
判中樞何如九萬曰領敦寧本是一窠而有
兩國舅則亦加設以此言之領中樞宜加設
以處大臣而大臣非止一二人如出領中樞
四五窠亦似太多隨其送西多少加設判樞
而使之得受正一品祿為宜 上從之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七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八

肅宗朝八

丙寅十二年春正月領府事金壽興白 上曰
奉朝賀宋時烈今年恰滿八十朝臣則或有
加資之規而此則更無可加之資不可無別
樣恩典衣資食物宜特題給 上曰奉朝賀
之滿八袞今始聞知誠為稀貴衣資食物別
為優給可也戶曹啓請輸送米豆各十五石
猪二口民魚二十尾石魚三十束綿紬十疋
木綿二十疋○二月禮曹請以預告祭祝文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八
頭辭稱孝子哀子之當否議大臣先是香室
官於禫祭祝文中書以哀子至預告祭祝文
又書以哀子承政院以當稱孝而誤稱哀請
推考當該官 上特命拿推禮曹使香室考
出儀軌則辛丑年 孝宗大王喪畢後禫祭
及告動駕祭祝文皆書孝子第今諸議或以
為禫祭祝書以孝子揆諸禮意似未合當儀
軌雖如此難為定式且儀禮及家禮祝辭之
變哀書孝在於祔祭之時今雖過禫未及祔
廟之前徑書孝子亦無節次云而辛丑儀軌

外無他可據典禮請議大臣領議政金壽恒
領府事金壽興以為考之儀禮家禮皆於祔
祭稱孝子此即率哭後所行之祔祭也率哭
而行祔祭大祥而遷新主入廟自是古今通
行之禮而國朝五禮儀無率哭後祔廟之節
祔廟之禮行於禫祭之後祔祭節次雖與古
禮不同未及祔廟之前祝辭之變哀書孝有
違於儀禮家禮之文諸議云云必以此也第
有所不然者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
子哀孫註曰祭吉祭也率哭以後為吉祭故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八
祝辭稱孝以虞前為凶祭故稱哀儀節則自
虞至禫於先祖稱孝於亡者稱哀云以雜記
為據則祝辭之稱孝始於卒哭而不待於祔
祭矣我朝先正之論亦云當以禮經為定永
慕殿卒哭後祝文頭辭仍用哀字固非古禮
而雖以儀節論之既云至禫稱哀則禫祭之
後改稱孝子之義蓋可見矣况辛丑式例必
有所據今宜遵倣而行之左議政南九萬請
姑依禫祭而稱哀 上命從壽恒等議○禮
曹判書呂聖齊請對言癸亥秋以翌年春

兩宮進宴事稟定而國家不幸 慈聖禮陟
竟未設行羣下之痛何可盡達 上曰連年
凶歉國用匱竭當時未得進宴於 兩宮又
當 慈懿殿周甲之日一時進宴之意亦未
遂焉至痛在心無以為喻聖齊曰今則祔禮
已過當消言設行曾在甲子年奉朝賀宋時
烈收議中亦以祔廟過後退行豐呈為當云
豐呈與進宴中須更稟定後可以舉行雖以
豐呈為彌簡其繁文務從節省似宜 上命
以豐呈定行○三月備局引見時教曰至尊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八
周甲古今所罕豐呈今將設行而 慈教每
軫荐歎必欲節省浮費此意申飭都監於是
禮曹判書呂聖齊請減外命婦中外朝文武
正二品以上功臣三司長官六承旨妻之當
為入叅者以省繁文 上從之○夏四月御
晝講執義徐宗泰言陵幸還宮時駐駕教場
太僕正以進鞭立駕後小宦詬罵有同奴隸
擠排迫逐幾至仆地悖慢之習不可不懲請
令查治 上初令推考宗泰復爭之 上乃
命先罷後推宗泰又言黃昌副尉家護喪中

使因事書啓請推楊州牧使此誠曾所未有
何敢踰越規制輕視朝士若是其無嚴哉我
朝家法惟中官無越法度最為美制宗社靈
長亦有所賴至于今日並與此而墜壞其為
憂有不可言貽人國家禍亂者莫不由於萌
芽之始不能早為之防也驕橫縱恣不可不
痛懲請罷職不叙 上難之曰諸邑皆送役
丁獨楊州人不至書啓言此事請推一事蓋
由於不識規例而然耳宗泰曰為中使者但
當據實陳啓以俟處分而已况楊州爵秩不

卑渠安敢乃爾此等事每示顧護之色臣實
悶之上曰予只言其事狀而已謂之顧護
是不知予本意也仍從之○御書講知經筵
李敏叙曰侍從臣父年七十者抄啓加資非
法典所載逐歲視作故常實無意義判府事
閔鼎重請自今定式上命限今年抄啓敏
叙又曰職在崇班者因其子之為侍從一體
加資亦極不當矣上曰推恩之典當止於
通政嘉善以上不當論○閏月備忘記近緣
國家多故豐呈盛禮久未設行心常缺然矣

昨日謹行上壽禮于大王大妃殿子孫咸
萃終夜侍宴稱觴慶壽和氣融融此實稀觀
之舉曷堪歡抃之誠追惟往昔自不覺愴悼
之難抑也仍念至尊周甲慶莫大焉則上徽
彌之禮雖不詳著於實錄之中揆以情禮有
不可已其令禮官即為問議于諸大臣以啓
領議政金壽恒判府事閔鼎重以無古典為
對領府事金壽興判府事鄭知和李尚真左
議政南九萬右議政鄭載嵩以欲伸孝思亦
或一道為言傳曰至尊周甲乃是罕有之慶

則別舉徽稱不但允合於情文亦可以少伸
人子喜懼靡所不用其極之至情其令該曹
趁即舉行○御書講侍讀官金昌協演文釋
義陳戒備至又曰皆在壬辰倭亂晉州一城
死義者甚多而金千鎰黃進崔慶會尤其傑
然者也倭賊以其嘗大創於晉州之故必欲
陷城快憤此人等同心協謀固守力戰進中
允先死千鎰慶會其他將士並皆殉節於城
陷之日其忠烈固凜然而蔽遮一方之功亦
不下於張許之睢陽矣邑人慕義建祠朝家

亦賜額褒之臣於奉使嶺南時行過晉州見
祠宇頽廢洒掃無人春秋享祀亦不舉行只
有隣近僧人猶慕其義烈每歲陷城之日乞
米於邑村作佛事以供云聞來誠為惻然每
年旱灾時朝家遣近侍齋香祝致祭於本州
死事之人而至於常時祀事則乃反廢墜此
豈朝廷愍忠之意哉自朝家另加申飭使祀
事不至如前廢闕似宜矣 上曰祠宇既已
賜額而祀事廢而不行云聞來寒心令本道
春秋享祀各別修舉勿令廢墜可也○秋七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一
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議政金壽恒曰日
昨尚方吏自差備門治罪此雖云前例非官
府一體之意也付之有司以法治之國體宜
矣 上曰此有前例故予亦循用從今付之
有司而治之亦何難哉大臣之言如此予當
體念○八月白虹貫日下備忘記曰嗚呼灾
沴之作何代無之而豈有如今日之孔慘哉
自予忝位十餘年之間可怕可駭之變指不
勝屈而加以連歲飢荒八路同然積儲告罄
賑活無策日夜冀望惟在稽事之有成不幸

風霜雹雪之變疊臻於旱澇相仍之餘西成
望斷田野遑遑為民父母當復如何夙夜憂
懼若惘在已不料陰虹貫陽之變又見於此
際噫未知何樣禍機伏於冥冥而仁天之降
灾儆予若是其諄諄耶乾象玄遠雖未易窺
測人事失於下而天變應於上則今日之召
灾無非寡昧才淺德薄政令施措大不協於
天心有以致之也及躬省愆益用兢惕食息
靡安罔知攸措○慶尚道金海郡民田之冒
入官屯者特命還給本主○引見大臣備局

諸臣領議政金壽恒以災異乞免 上慰諭之壽恒曰今日民怨無過於冒屬收布欲消釋民怨導迪和氣則無急於變通此事矣 上曰大臣所達正合予意收贖一款亟令蕩滌壽恒請特以 上教頒布中外 上遂追下備忘記曰當初釐正廳設立之時別立事目凡冒屬者並用徙邊之律蓋出於防姦杜弊之意而第念當此災異孔慘年事大侵之日許多之人施以一切之法不少容貸似有乖於軫恤之道而亦非所以導迎和氣今此

犯罪全家與減等之類一併蕩減以示朝家寬大之意 上仍下教以年凶湖南三名日進上限明秋特減○冬十二月夜對玉堂官上曰講官纔論人君用法之道而其言甚是矣用法之道惟公而已我國則不然形勢所在多不免屈撓如頃日鄭濟先之事其殺人甚明而以其有形勢之故李善溥汲汲停李斗鎮之啓欲為救解舉措駭恠矣君上用法固不宜以親疎有所操縱而臣下守法亦不當以剛柔有所吐茹矣諸臣皆起謝曰勉誠

至此敢不祗承

丁卯十三年春二月命江都大豆九千石劃給湖南補賑嶺南稅豆一千三百石亦劃給使備種子○三月備局引見時承旨申啓華請依舊例驅出巫女於活人署近處使不得接迹於城中 上許之○夏五月 上於明安公主之喪命十日行素藥房屢次陳請始命以四日進素膳又命親幸喪次如五禮儀藥房政院大臣以下以當此炎熱不宜哭臨於未殯之前縷縷陳請終不許遂幸明安公主

第臨喪哭盡哀○慶尚道私婢春玉為其夫復讎將償命該曹請議于大臣諸大臣皆以為子之父妻之夫其義一也其所以處復讎之道不宜異視且其夫逢丸致死之時發狀告官則擅殺之罪亦不當施此女義烈足以警俗可褒而無可罪矣傳曰春玉痛夫非命舍哀積慮卒乃刺刃於讎人此實丈夫之所難能而出於鄉曲賤女極為嘉尚合有褒獎之典律既有為父母復讎之文夫讎之自在其中可以推知擅殺之罪償命之律非所舉

國朝實錄卷之四十八
論特為旌閭以示朝家彰善癉惡之意○秋
九月萬壽殿灾 上下備忘記曰自予忝位
以來天灾地異疊見層出國計民憂無一可
恃夙夜憂懼不遑寧處矣今茲回祿之灾出
於意外此實前史罕有之變未知何掾禍機
伏於冥冥而仁天之降灾警予若是其丁寧
耶靜思厥咎實由於寡昧才淺德薄政令施
措不協於天心致此非常之灾沴興言及此
危懼罔措也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以匡不逮
而亦豈無勅勵羣工交相警戒之道乎大小

臣僚體予至意克祛已私務盡寅協恪勤乃
職少荅天譴以濟時艱○冬十月御書講
上以江界府使李孝源濫杖殺人下教以為
外方守令之濫刑殺人非止孝源一人嚴飭
中外申明禁斷○十二月咸鏡監司朴泰尚
啓聞曰端川四堡之設本為白山部落出沒
剽掠之備與吉州德萬斜下兩堡相為表裏
今則無他風寒之憂而吉州兩堡亦已革罷
則端川四堡可謂空設而其中崇義堡所處
之地人不堪居土卒日耗移設於甌山為便

領議政南九萬覆啓以為端川四堡乃是自甲山出來之路而自四堡由入吉州二堡勢若連珠若闕一處便成絕站誠不可中廢甲寅年間自吉州由西北踰雪嶺通甲山開路之後吉州二堡移置於雪嶺之路端川四堡為內地別無更置鎮堡之事而欲待雪嶺一路鎮堡成後變通矣厥後又以新開路不便移置三堡合設於西北而還廢新路各以一時之意見或設或罷以致端川舊路兩堡中絕新開雪嶺亦為廢塞早晚若有復通端川

吉州山路之議則德萬崇義必有還設舊鎮之事崇義堡今若移設於甌山則又必有窒碍移易之弊請令道臣及南北兵使詳察稟處 上從之○夜對玉堂官宣醞御製一絕命入侍諸臣和進其詩曰湛然零露匪陽晞厭厭舍杯宜醉歸令德令儀昔有訓作詩勸戒莫予違校理南致熏曰 列聖御製曾已刊行而尚多遺漏請搜輯增刊 上從之○親行都目政 上下教曰自古國家治亂係乎得人之賢否而若夫進退取舍之權則實

在乎銓衡治平無事因敢或忽矧茲多難之
辰乎循常注擬猶且勉勵况此親臨之日乎
噫君臣一堂情意流通而不思所以祛私意
恢公道褒節義崇德行舉廉吏疏滯鬱以為
聳動振作之方隨窠擬入點下而已則一政
官足矣何必親政為哉近來初筮之類率多
京華子弟而遐遠之人不得與焉甚非不選
遺揚側陋之道至於嶺南素稱人才府庫自
祖宗朝宏儒名賢彬彬輩出世降俗末雖未
如昔日之蔚興其中豈無一才一能之士而

收錄之命屢下奉承之效邈然今當親臨戒
飭之時終不可置諸相忘之域也仍念春生
秋殺陽舒陰慘莫非君上代天理物之柄也
曩者付麗權奸濁亂朝廷之徒業已參其輕
重或施屏裔之典或置廢錮之科處分已定
此外餘人不能自拔於頽波者不為不多如
有微眚薄愆不宜終棄者亦可以略其過而
通仕籍以示蕩平之意也噫今日此舉固是
稀濶而凡茲數件之事未必不為朝政萬一
之補咨爾兩銓克體予意焉○命申禁士夫

之奪入閭家者○高城進士慎懋應旨上疏
大要以行仁政為主仍進冊子名曰保民篇
其綱三其目三十五又作圖附之於下曰修
德者得人之本得人者保民之本故先言君
德次言人才次言保民而合於一圖要其歸
則皆在於悅民心而已悅民心然後欲大則
大欲小則小宜無所不可其所條陳首尾頗
詳切於時務 上賜批嘉獎下其冊于廟堂
領議政南九萬以為懋言頗切於君德時弊
請 上還入省覽 上從之命除懋職

戊辰十四年春正月副提學崔錫鼎上疏陳戒
仍進短箴六篇曰君心為萬化之源故首以
端本治道莫大於公平故建極次之君德莫
先於虛受故納諫次之進修必資於講學故
典學次之逸者人君之大戒故勤政次之民
為有邦之本興喪係焉故以恤民終焉 上
嘉納之命賜虎皮○二月禮曹啓稟各陵展
謁 上下教曰祗謁寧陵禮所當先况予受
服於敬思殿擬於喪制未畢之前瞻拜展哀
矣事故絀碍沆今未行情禮之欠缺已不可

言而追慕愴感一倍耿結寢食靡安今春展
 謁決不可已以今月晦前念後擇日以入敬
 思殿乃 仁宣王后魂宮也○右議政李翮
 上劄以畿甸荒歉請寢陵幸 上荅曰滿紙
 劄陳總憂民辭意懇至令人感歎役民有
 弊非不知之而記昔東漢明帝嘗謁原陵夜
 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悲不能寐即率羣臣
 而上陵今日之事於予心大有所怵惕愴感
 者君臣之間豈可隱諱耶予嘗夢謁于 孝
 廟孝廟握手歡喜玉音丁寧恍若平昔自是

以後追慕之誠倍切耿結實難自抑至若秋
 幸之有妨稼穡亦其次耳不須暇論也噫求
 之神道不遠人情至情所在天必矜恕則彼
 至愚而神之民豈不知此行之萬不獲已乎
 予志已決卿其思量焉○幸寧陵次廣州山
 城召見大臣下教曰此是 仁廟駐輦之所
 而今過五十年後予復來此不勝感愴仍令
 蠲減楊廣驪利四邑春稅又給食物于驪州
 民入年七十以上者蓋以陵寢所在故也
 上以山城是溫祚王所開創之地而完豐府

院君李曙有繕治城池之功遣官致祭曙曾已配享於溫祚廟○領府事金壽興等言于上曰丙子之亂諸道勤王兵戰亡于雙嶺者甚衆亦宜祭之正言金洪福曰險川之役士卒死者不下於雙嶺而北門之戰驍將勁卒大半不還古老傳之莫不盡傷賜祭之典宜無異同上皆從之○拜陵還駕過雙嶺駐馬問曰此是丙子戰亡處乎金壽興曰慶尙兵使閔泳許完等率兵勤王來到于此為敵所襲無一生者雖人謀不臧終至敗亡其忠

義之節則可尚 上命錄用子孫○三月引見大臣備局諸宰申定邊邑採蓼犯禁之律先是犯採者無定律 上令問議于大臣金壽興南九萬等以為邊倅邊將採蓼管下者用極律羣聚犯採者誅其首倡脅從及一二入犯者宜用次律 上從其議命加贈死節人高從厚職賜其兄因厚謚因厚從厚高敬命之二子也因厚與其父同死從厚為其父復讎而死因湖儒疏請有是命○冬十一月雷下備忘曰嗚呼眇予小子叨承付畀之重

托乎兆民之上十有四紀于茲祗德不類猶恐或墜凜凜若朽索之御六馬而加之以水旱饑饉災沴頻仍仰觀俯察無一可恃究厥所由誰任其責噫朝廷四方之根本而予莫能以大公至正之道建極于中睽乖日甚保合難期萬民同胞之赤子而予莫能以如傷若保之澤推及于下愁冤載路倒懸方急非不欲加意本源而涵養之功未至非不欲恢弘言路而包容之量未盡駸駸然日趨於委靡不振之域縱微咎徵之作已多戒懼之端

矣乃者非時之雨失節之雷疊臻於純陰閉藏之月詩人所謂不寧不令者不幸近之未知何樣禍機伏於冥冥而仁愛之天降灾儆予若是其諄複丁寧耶反躬省愆一倍兢惕食息靡安罔知攸措至若向日之事不忍一時之粗暴以致無前之過舉雖已明白開釋嘉獎執法而慚悔之心曷可云喻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以匡寡昧之不逮而亦豈無勅勵羣工交相儆戒之道乎咨爾大小臣僚體予宵旰之憂克去偏係之私務盡寅協恪勤乃

職少荅天譴弘濟時艱

己巳十五年冬十月申定續田隨起隨稅之法
○十二月白虹貫日 上下備忘記曰眇予
不穀叨承付畀之重托乎兆民之上十有五
年于茲而才淺德薄施措乖方以致天怒於
上民怨於下環顧內外無一毫可恃之勢有
萬分可虞之形朽索御馬虎尾春冰奚足以
喻其急乎乃者白氣亘天陰虹貫陽可怕可
愕之變疊見層生於數月之內未知何樣禍
機伏於冥冥而仁愛之天降灾儆予若是其

諄復丁寧耶不特此也時候乖常氛祲恒塞
方當栗烈之辰殆同載陽之節噫周末無寒
歲秦末無燠歲自是古人之論則此無非王
綱陵夷國勢委靡之致而靜言思之誰任其
咎一倍兢惕食息靡安寧欲無叱而不可得
也承旨代予草教宜自政府廣求直言凡係
君德之闕遺時政之得失悉陳無隱以匡不
逮言雖不中予不罪焉仍念事作於下象動
於上今茲召灾亶在否德則其於側身修省
之道予當益加留意而亦豈無飭勵羣工交

相儆戒之道乎咨爾大小臣僚體寡昧宵旰之憂念國家岌業之勢割斷已私務盡寅協精白一心奉法率職少荅天譴弘濟時艱政院請以 上旨布告再啓可之

庚

十六年春正月引見大臣備局諸宰 上

語諸臣曰斗杓回春品物維新人事亦當體此去舊從新而人主一心萬化之源在上之人所宜建極于上表率羣下此則予當惕念而上下交修之道亦有望於臣隣頃日備忘意非偶然須體此意終始如一則庶可以有

為矣朝廷者四方之表準朝廷正而百官正百官正而四方正曩時朝論三分五裂務樹私黨以致國事日非此誠可戒者也且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亦惟曰怨咨為國之道豈外於懷保小民哉當此葭陽之辰草木羣生舉有欣欣之意而哀我小民獨未蒙惠澤則保民之策尤今日之急務而所當講究者也兵曹叅判李鏞曰一自萬科之後士夫子孫皆以業武為恥以此武士乏人在前士夫子弟設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八
十一
廳勸武近來武士中有名稱者皆是其時勸武中人也今亦復為設廳以為各別勸武之地似好 上曰人臣効忠文武無異而近來武科榜目中絕無士夫子孫得參者士族之不事武業於此可知設廳勸武宜矣○備局言廣州府本是左道鎮管且是前營將而府尹革罷後鎮管及前營將移定於驪州牧矣今則留守革罷府尹復設鎮管及營將宜還定於廣州 上許之○弘文館言頃因大司成李鳳徵疏論聖殿祭享時樂章未備事備

局覆奏請令儒臣博考矣臣等取考孔子通紀大明會典五禮儀等書通紀及會典迎送神奠幣三獻徹籩豆皆有樂章而五禮儀只有奠幣初獻徹籩豆三章五禮儀素多踈略而我朝所行即此五禮儀故因循至今宜更問於知禮家以為詳盡無欠之地 上可之○二月黃海道瑞興縣有毒疾醫莫能名人民暴死者甚多道臣狀請祈禱於社壇及近處名山 上親製祭文命遣禮官行祭于本道名山及本縣社壇其祭名山文曰眇予一

身托乎兆民祗德不類蓄疹仍頻玉食靡安
早夜危惕今茲虐癘亦孔之酷滌薰所暨死
者相枕咎在一人替罹毒醜作民父母予懷
曷寧瞻彼喬岳夙著異靈佳氣鬱鬱拱我神
京一理無間有感必通牲醴既潔籩豆且豐
於焉來格快運神功祭社壇文曰噫予不穀
謬當司牧獲戾上下連歲荐厄今茲咎徵前
史罕覲當寒而溫當閉而洩陰陽乖和厲氣
所鍾哀我民斯遽罹鞠訕人事之失厥罪惟
辟寧丁我躬忍見夭札夙夜遑遑心焉若割

失今不惠瑞民盡成神其降監胡不盡傷茲
遣禮官遥薦馨香仰惟明神俯歆予誠亟垂
玄祐活我羣生○夏四月久旱 上下教曰
眇予小子叨承艱大之業臨乎兆民之上于
今一紀有四載矣祗德不類逢天倬怒水旱
風霜之灾人妖物恠之變疊見層出殆無虛
日心之憂危如蹈虎尾若涉春冰也歷觀前
史灾異之作罔非可怕而切急之憂莫如旱
乾者誠以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民天既絕國
隨而顛隳也豈不大可懼哉噫嘻今茲之旱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一
亦孔之酷矣五日十日之不雨尚云無麥無
禾而節屆東作旱魃為虐其雨其雨殆涉數
旬兩麥焦枯注秧愆期哀我民斯大命近止
為民父母當復如何夙夜遑遑靡神不舉而
視天夢夢雨意愈邈興言及此如惓如焚寧
欲無叱而不可得也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上
而君德之闕遺下而時政之得失悉陳無隱
言雖狂妄予不罪焉仍念今茲台灾宜由否
德則予當益加留意而亦豈無勅勵羣工上
下交修之道乎咨爾大小臣僚體予至意克

祛已私恢張公道務盡寅協精白一心少荅
天譴以濟時艱至於減膳禁酒勿擊鼓等事
亦令該曹舉行始命政院代撰教旨政院言
十行絲綸辭旨惻怛臣等荒拙之辭不敢形
容聖意之萬一請直以 上教頒布中外再
啓 上乃許之○時久旱至遣大臣禱雨是
日始雨 上甚喜遂以禁苑醉香亭更名曰
喜雨親製亭銘以識之○秋七月判尹俞夏
益言中人常漢輩之贈爵或以工曹漢城府
掌隸院等職者頗多貴賤名分死生無別豈

可以生前不相當之官遽加於死後哉雖不能一一追改今後只贈以西樞之意定式施行為宜 上命申飭該曹○冬十一月夜召對玉堂官宣醞 上親製四韻詩一章曰天地茫無垠眇然有一身秉彝本自善物誘乃亡真操舍毫釐判聖狂俄頃臻閑邪莫若敬克己日維新羣臣屬和○十二月下教曰湖堂被抄人負明朝並來會銀臺而仍念 祖宗朝抄選文學之士特賜長暇日日課製其着實勸獎之意為如何哉故於昨年湖堂應

行節目磨鍊之日略倣 祖宗朝故事被抄人負所讀之書朔末書啓有時特召講論首尾且五日一課製等第朔末入啓分等施賞事明白定式啓下而一不舉行秋間因左相劄子更為申飭而亦不奉行使朝家勸獎之盛意未免廢閣不行之歸事之未安莫此為甚自今以後一依節目着實舉行事另加申飭○上下教曰明春江都經營之事實出於陰雨之備而第此巨役適當灾荒溢目餓殍顛連之日雖曰從便料理不煩民力一面設

賑一面動役於予心終有所未安者其令各該衙門今姑停止待秋舉行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八

